

日本动漫与新世纪“80 后”青春写作

赵树勤, 胡林远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新时期以来,日本动漫传入中国并成为“80 后”的成长因子,同时也在这一代作家的青春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受其影响,新世纪“80 后”的青春写作与其他时期的青春写作相比,在人物设置、主题内容、叙事风格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其作品中出现了大量有着唯美外形与极端性格的特征化人物,主题内容通常以记录青少年的灰色成长与凄美爱情为主,大量动漫插图和镜头语言的加入让写作呈现出视觉化的叙事风格。

[关键词]日本动漫;“80 后”;青春写作;特征化人物;灰色成长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5-0080-05

Japanese Anime and New Century “Post-1980s” Youth Writing

ZHAO Shuqin, HU Lin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period, Japanese anim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the post-1980s, and it has also left a deep mark on this generation of writers' youth writing. Affected by these things, youth writing of the post-1980s in the new century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character settings, thematic content, and narrative style than the youth writing in other periods.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characterization characters with aesthetic forms and extreme character in their works, and the topic is usually about the gray growth of the teenagers and some love sentiment stories. Moreover, a large number of anime illustrations and the addition of lens language makes the writing present a visualized narrativ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anime; “post-1980s”; youth writing; characterization characters; gray growth

在中西文学史上,“青春”一直是经久不衰的创作母题。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西比尔获得永生而容颜却日渐衰老萎靡,陷入想死而不得的痛苦中,表现了古希腊人“青春恐慌”的情愫。19 世纪,西方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在《斯芬克斯》中把青春与美并置,关注青春短暂的美,他的青春书写被认为是一种“青春崇拜”。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表现了

美国青少年的困惑与愤怒,主人公霍尔顿的“青春叛逆”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此时,中国作家王蒙的《青春万岁》记录着共和国第一代青年人的青春成长,对青春的热爱、追寻和反思使王蒙的“青春赞歌”具有丰厚的内涵。20 世纪以来,“80 后”一代的青春写作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这些记录这代人“青春感伤”的作品“起源于新概念作文大赛,发端于网络媒体的兴盛,受惠于图书市场的推波助澜,

收稿日期: 2018-06-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异域影响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15BZW126)

作者简介: 赵树勤(1955-),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女性文学;胡林远(1995-),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成就于一批中坚力量不懈的文学写作”^[1]。受成长因子日本动漫的影响,与其他时期的青春书写相比,“80后”青春写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其特征化人物、感伤化主题以及视觉化的叙事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一 特征化人物:唯美外形与极端性格

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窗口,是作者表达写作意图的切入点,塑造好人物形象对小说创作来说至关重要。“80后”青春写作给读者呈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带有日本动漫特色的唯美外形和极端性格是这些人物形象最大的相通之处。“80后”一代接触动漫的时候,正值日本唯美风格作品风靡中国。这种风格作品以CLAMP、贵香织里的漫画为代表,这批漫画家多为女性。其漫画中的人物外形接近完美,身上有着无比吸引人的特质,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像太阳一样闪闪发亮,其形象集中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唯美追求。但这些日本动漫人物也不会完美无缺到极致,他们也会因为极端矛盾的性格做出一些歇斯底里、毫无征兆的事情来,这一点深受日本极端民族性格的影响。现代日本学研究者鲁斯·本尼迪特在《菊与刀》里曾写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黠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容易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2]日本民族固有的极端性格与动漫人物唯美外形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成比例的美,这也是日本漫画家所特有的美学风格。笛安在访谈中表示自己读初中时就沉迷日本动漫人设:“日本动漫那种无条件、不成比例的美……令年少的她沉迷向往。”^[3]作者飞烟曾在采访中说:“我们那一代人受日本漫画影响比较深。我的作品中人物的设置、背景的架构,包括不止一次提到的樱花,以及《夜凝夕》里北月和乔伊的形象,几乎都是从日本动漫里走出来的。”^[4]在“80后”青春书写中,描写极美的人物外形、刻画极端甚至变态的性格特征成为普遍现象。

日本动漫中经常出现散发着无限魅力的青春男女,他们是正义、梦想、希望的化身,他们的唯美外形和人生故事一起博得了青少年的无限热爱。动漫的画风分类有许多,无论是白描类画风,还是巴洛克、洛可可画风,笔触简单也好,笔触华丽也好,只要人物外形唯美都能称得上是“画风好”。所以,动漫画手会把笔力集中在塑造唯美外形上。动

漫的人物角色按照长相和身型可以分为萝莉、正太、御姐等等。这些人物的气质截然不同,共同点是都有着姣好的外表:萝莉有着大大的眼睛、娇小的身子,御姐则有着知性的五官和火辣的身材。除了唯美外形之外,动漫中的主角们还拥有能让人产生强烈崇拜感的正面性格特征,其强大的人格魅力让人无法抗拒,比如《灌篮高手》中热血澎湃的樱木花道、《他和她的事情》里聪明漂亮的宫泽雪野、《神风怪盗贞德》里机智勇敢的贞德、《魔法少女小圆》里坦率真诚的美树沙耶香。当今文学市场,少年对作品角色形象的重视程度远远高过对作品故事情节、艺术特色的关注,拥有唯美外形人物形象的青春文学作品更容易受到青少年的喜欢;因此,用心塑造人物外形与性格对“80后”作家来说尤其重要。郭敬明在《夏至未至》《小时代》《幻城》《爵迹》里塑造了一批外型出众的少男少女形象——《夏至未至》中的陆之昂“带着他人没有的干净,就像所有电影中的柔美镜头”^[5],《幻城》里樱空释“银白色的长发,英俊桀骜的面容、挺拔的身材……”^[6]《小时代》里的四位姐妹花有着精致、惊艳、健康等不同类型的女性美。这些人物不仅有着偶像般的外形,也有着很明显甚至是标签化的性格闪光点,比如《夏至未至》遇见的倔强坚强、《西决》郑西决的成熟包容、《红孩子》林嘉芙的独立反叛。

日本动漫深受日本本土文化影响,日本人的武士道对动漫的影响最为明显。日本人崇尚瞬间之美,他们看见樱花之海瞬间被暴风骤雨等自然现象毁灭而产生的壮观之美,心灵受到震撼,久久难以平复。外表圣洁柔美的武士刀是荼毒生命的武器,使用者一方面执着地追求美,一方面又用美去杀戮。“樱花”和“武士刀”是日本人极端矛盾的精神表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二者没有任何过渡。这种性格特质在动漫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堪称世纪精品的漫画巨作《漫客剑心》便是很好的例证。“我杀你虽然有些残忍,可又不能不杀,那么我尽力杀得漂亮些,我用最美丽的刀,最得体的动作来砍下你的头。”^[7]这里,从不杀到杀戮,到凄美动人的杀戮,人物情感的极端、唯美与杀戮的矛盾表现得十分深刻。“80后”青春写作中也出现了一批性格极端的角色。春树《北京娃娃》里的“我”一边梦想着去北大上学,过上理想的校园生活,一边沉溺于酒吧的狂欢、男人的性爱;郭敬明《幻城》中的樱空释为了让哥哥卡索获得自由,改变以往逆来顺

受的性格,做出了背叛父母、杀死占星师等一系列让人诧异的事情;飞烟的《夜凝夕》中,一向乖巧的凝夕为了让自己逃离杀手基地,利用将她带大的旋司夜毁掉基地,之后残忍地将旋司夜杀害。这些角色大多数有着偶像般完美的外形,自带性格的闪光点,同时也会因为极端矛盾的性格做出一些歇斯底里的事情。这种完美人设中的缺憾正是人物个性魅力的一部分,也是小说受到广大青少年追捧的原因。矛盾纠结是处于青春期的男生女生们性格中最常见的缺憾,这些人物角色让他们从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借这些人物角色理解宽容自己。

二 感伤化主题:灰色成长与血色爱情

与青少年相关的梦想、成长、爱是日本动漫与“80后”青春写作的普遍主题。受物哀美学的影响,日本动漫的成长主题显示出灰色格调,其对爱的主题的表现就像美丽又易逝的樱花,纯洁凄美。“80后”青春写作主题也呈现感伤化风格,死亡、忧伤、凄美、虐爱等字眼充斥其间。莫言评价“80后”青春写作“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果都很悲惨”^[8]。郭敬明的《幻城》是感伤化主题的代表作品,他在采访中曾坦言《幻城》深受日本动漫《圣传》的影响,尤其是在凄美感伤的内蕴方面。20世纪初作家的青春书写也存在抒发青少年苦闷与病态的内容,比如郁达夫、王以仁、周全平等创造社作家笔下知识青年精神病态、自暴自弃的成长与灵肉冲突、孤冷感伤的爱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语境下,由于多种非文学性或文学性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文学对现实有着或强或弱、或远或近的不同言说。”^[9]考虑到20世纪的国情与青少年的境遇,这种苦闷与绝望是合情合理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相比而言,“80后”作家身处的社会环境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他们抒发的忧伤和绝望不那么具有现实意义,其表达的更多是不成熟的心境,而这种感性化、个人化的情绪表达恰好能让正处于“为赋新词强说愁”阶段的青少年产生共鸣。

“物哀”是本居宣长在他所著的《源氏物语》注释书《源氏物语玉の小栴》中提出的,指的是认识感知的对象和感情的主体二者互相吻合一致的时候产生的和谐的美感,也是一种悲哀与同情相通的情绪、一种爱怜感伤的状态。这种美感也体现在日本动漫中。皆大欢喜、幸福美满的结局在日本动漫中

很少出现,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尝尽荆棘、在生活海洋中苦苦挣扎、最终还是以惨淡不幸收场是动漫情节的常态。总之,作品弥漫着灰色的悲伤格调。《X》里昔日好友为了各自利益被迫在漫天飞雪的东京塔下进行生死对决,《隐之王》里武艺高强、不断战胜恶势力的宵风最终逃避不了化作品体随风消逝的悲惨命运。在《反叛的鲁鲁修》中,鲁鲁修的生活一直处于不幸之中,众叛亲离,恋人死去,最后被心爱的妹妹杀害,其悲惨境遇令人唏嘘。受日本动漫灰色格调的成长主题的影响,出书时处于青春阳光年纪的“80后”作家奋力书写青春期病态的成长苦痛,极力渲染忧伤悲凉的气氛。韩寒擅长批判讽刺,他在小说《三重门》中通过描写普通学生的碌碌无为来控诉绝望的中学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林雨翔每天都处于忙碌的学习状态,但是考试还是多门不及格,庸碌无常的他惨陷退学窘境。郭敬明的小说喜欢以故事反转结尾。他笔下的人物出场时往往青春阳光,对生活心怀憧憬,然而经历了接连而至的亲情、友情、爱情各方面的重创后,他们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与绝望之中。《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林岚一开始成绩优异、爱情圆满、实习成功,后来,她的美梦被生活压力和感情纠葛打碎,现实的烦恼让她所有的努力变成徒劳。另外,“80后”作家本身对忧郁气质人物和情节的偏好也加重了其作品成长主题的灰色格调,比如《海的女儿》的原型就反复被张悦然的小说使用。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在青春期时不可避免会产生爱情,日本动漫表现青春期爱情主题的作品数不胜数。日本动漫善于表达细腻的情感,对不同类型的爱情都进行了细致的诠释。其中,悲剧类爱情在日本动漫中被诠释得最为深刻。由于深谙死亡的瞬间美,日本动漫常常用爱人分离或者死亡作为爱情故事的结局。《犬夜叉》中,桔梗与犬夜叉不得不因为反派之间的斗争决裂,但他们依然深爱着对方;更悲剧的是,桔梗在战斗中死在犬夜叉的怀里。她破碎的身体在犬夜叉深深地一吻后化作一缕灵魂的亮光,升向天空,场面十分凄美感人。悲剧类爱情包含着痛苦、纠缠和牺牲等因素,对于情绪化的青少年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郭敬明《幻城》中,卡索和梨落绝望凄美的爱情让人叹息。卡索爱上了血统不纯正的梨落,抛弃了未婚妻人鱼族公主,这段注定无法修成正果的爱情让梨落悲惨地葬身于冰海深处。张悦然《樱桃之远》中段小沐

爱上了不爱她的小杰子,她拿着自己攒的做手术的钱,一次次地去赎欠下赌债的小杰子,最后她因为耽搁了最佳手术时机而一个人凄凉地死去。可悲的是,她为小杰子做的事情小杰子从来没有记得过。“80后”青春写作中,爱情的悲剧往往源于故事主角对理想爱情的执着。张悦然《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于山下》中的小夕,回想起6年前刻骨铭心的校园恋情后,抛下即将拥有的平淡幸福,做出了抛弃婚姻、追随昔日恋人的选择。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中成绩优异的阳光少年齐铭,因为对沉沦少女易遥产生情愫而陷入困惑与迷茫,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些故事的最终结局和日本动漫一样,都以残酷凄美收场。

三 视觉化风格:动漫插图和镜头语言

美国艺术理论家米尔佐夫在20世纪初提出了人类正在步入图像时代的观点,认为“作为文本的世界已经被作为图像的世界所取代。”^[10]。我国20世纪文学中的青春书写采用的是单一文字叙述,极少出现插图;有的话也是单调的黑白图画,不具有深层含义,仅仅是文字的附属或者对书本的装潢起修饰作用,比如矛盾的《子夜》中的人物肖像插画。“80后”青春写作打破了传统叙述模式,或者在文本中直接插入色彩绚丽、形象逼真的动漫插图,或者采用镜头般的叙事语言,形成了与漫画类书籍十分相似的视觉化风格。日本动漫语言是图像与文字的结合,动漫图像作为动漫语言的主要部分,一般通过电影镜头式的画面来进行影像化呈现。“8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风格直接受到了动漫图片表达方式的影响,除了在创作中直接运用动漫插画外,还用文字对某些场景进行细致的图像化描写,就像动漫或者电影中的镜头。郭敬明创作的《幻城》和系列小说《小时代》里都穿插了大量的动漫插画。他提到自己的小说语言受到日本动漫语言的影响时说:“我本来就是按照电影分镜头或者漫画分镜头来写的。”“其实只有那些文字可以给人视觉上的美感就可以了。”^[11]明晓溪则说:“我的文字细腻或许受动漫的影响太深,一格一格的漫画、动作分镜头等都被吸收到我的小说中。”^[12]作家落落曾经是漫画杂志的编辑,她在采访中也表示漫画构图对她作品创作影响非常大。

作为视觉艺术的动漫一向与文字关系密切,除了发挥其作为图片本身就具有的功能外,它还拥有

想象与创新功能,往往用夸张的方式来展现事物。因此,比起20世纪青春写作出现的黑白插图,“80后”青春写作中的动漫插图视觉冲击力更强,同时能与小说的内容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在对事物的夸张性描绘中充分展现文字的深层含义。郭敬明《幻城》用了15张动漫插图,精美的人物造型和绚烂的背景画面体现出玄幻小说特有的梦幻感。《N.世界》是郭敬明的一本图文集,由漫画师年年配图,展示青少年视角下世界的面貌。在郭敬明包含着玻璃瓶、糖果、金鱼、云朵等带有强烈青春气息意象的独白文字旁边,是年年画的由相同的意象组成的动漫图片,其柔美唯美的线条勾画出流光溢彩的世界,梦想、黑暗、希望、绝望相互交织,忧伤的意境在图文融合中凸显得淋漓尽致。郭敬明小说在文本中加入大量动漫图片、漫画和文字叙述相结合的叙事形式也出现在明晓溪、落落、笛安、张悦然等作家的青春写作中。一些面向青少年受众的青春杂志如《最小小说》《鲤》《文艺风象》《文艺风赏》等都有为文字配图的专业动漫插画师。

“80后”青春写作用特写镜头、分镜头或者空镜头来对细节场景进行图像化勾勒,使其在语言上呈现出与动漫类似的视觉化叙事风格。“80后”青春写作中人物出场时,常常采用特写镜头,通过人物外形、穿着、气质、举止等方面的细致描写,体现出人物的独特之处。闻香识人,张悦然的小说经常会出现男女主角喜欢用的香水品牌,从而凸显出人物特有的气质,比如气质清新脱俗的女孩通常会使用高田贤三香水。彭杨则喜欢在人物出场时对他们的穿着的颜色、材质、品牌等进行一番描述,试图从穿着风格来展现人物性格,比如《风与花的手稿》中男主角,就用其出场时运动衣颜色的“炫目”来体现其开朗张扬的性格。郭敬明《夏至未至》中写傅小司“跨在他那辆山地车上,单脚撑着地,前面半个身子几乎趴在自行车上面,耳朵里依然塞着耳机,白色的耳机线从耳廓绕下来,沿着脖子,穿过胸膛,消失在衣服的某一处褶皱里”^{[5]44}。这些人物动作特写镜头落在人物身上,工笔画似的描写产生了极强的画面效果。分镜头则将小说中不同的场景进行随意的拼贴和转换,跳跃的场景和绘画语言相交织,给读者的视觉造成冲击,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空镜头是指画面中不出现与人物相关的镜头,主要对象是景物。”^[13]日本动漫的空镜头中经常出现飞机和烟尾云、夕阳与断桥、篮球场和跑道等画面,

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抒发情绪、渲染意境。这些青春气息浓厚的空镜头也经常出现在“80后”青春写作中。郭敬明《夏至未至》中,立夏得知喜欢的人有女朋友时,“一群飞鸟从窗外飞过去。玻璃隔断了声响。立夏听不见。……点滴放满了速度。玻璃杯回荡起嗡嗡的共鸣。没有声响。一百万个夏天。都没有声响。”^{[5]38} 还有一次立夏买不起赔偿给同学的衣服时,立夏头顶的电车线“在苍白的天空里切割出大大小小的零碎的块。越来越小的碎片,越来越小”^{[5]67}。这些空镜头生动地传递出立夏沮丧失落的心情。

“80后”青春写作在人物设置、主题内容和叙事风格上都留下了日本动漫文化的烙印,这与他们的童年经验以及读图时代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童年经历会影响人的日后生活,并且强调“一篇创造性的作品是童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替代物”^[14],作家的童年经验会对其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新时期以来,日本动漫传入中国,成为“80后”作家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生活的一部分,并作为一种记忆载体成为了他们此后创作的灵感源泉。另外,由于20世纪末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学走向市场化、图像化,文学消费成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读图时代文书中的真正卖点不再是原有的文字著述,而在于那些新奇、精美、富有现实冲击力的图片。”^[15] 因此,为了适应文化市场化发展新趋势,获得更多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作为时尚图像元素的日本动漫自然被引入“80后”青春写作中。

如今,日本动漫文化依然铺天盖地地占领着中国市场,不少吸收这些文化元素进行青春写作的“80后”作家甚至被戴上了畅销书作家以及偶像作家的光环。但应注意的是,这些影响因子既能给“80后”的青春写作带来光环,也可能给“80后”青春写作带来某些负面影响,比如日本动漫中过于理想化的色彩让部分作者缺乏对社会现实和人物心理的深度思考,过于视觉化的语言会让文字本有的独特魅力被影像遮蔽,等等。因此,如何有选择地

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使之实现与本土文学的有机融合,从而创造出更加中国化的青春文学,这值得“80后”作家们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 [1] 郭艳. 代际与断裂:亚文化视域中的“80后”青春文学写作[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8):157.
- [2] 本尼迪特·菊与刀[M]. 吕万河,熊达云,王智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
- [3] 金莹. 笛安:用力生活,真诚写作[EB/OL]. [2018-05-23].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10-23/64548.html>.
- [4] 舒晋瑜. 近看“80后”:那些想成为自己制造标签的人[EB/OL]. [2018-05-23].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0/2010-02-23/82834.html>.
- [5] 郭敬明. 夏至未至[M]. 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38.
- [6] 郭敬明. 幻城[M]. 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15.
- [7] 毛序竹. 樱花与武士刀:日本动漫暴虐文化批判[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08.
- [8] 张悦然. 樱桃之远[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 [9] 周银银. 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研究现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2(4):63.
- [10]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视觉文化导论[M]. 倪伟,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7.
- [11] 新浪娱乐. 文化访谈录:郭敬明做客《文化访谈》现场[EB/OL]. [2018-05-23]. <http://ent.sina.com.cn/v/m/2005-03-23/ba683927.shtml>.
- [12] 师文静. “现代小琼瑶”明晓溪:误打误撞进了写作的门[N]. 齐鲁晚报, 2011-12-03(B05).
- [13] 许南明. 电影艺术词典[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128.
- [14] 弗洛伊德. 释梦[M]. 张燕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25.
- [15] 周宪. “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J]. 文学评论, 2005(6):136.

责任编辑:黄声波